



[韩] 金爱烂 著 许先哲 译

# 老爸，快跑

《韩国日报》文学奖 金裕贞文学奖

新生代作家 **金爱烂** 震撼韩国文学界之作  
以崭新独特的视角，丰富的想象  
向你展现韩国社会别样的“家庭罗曼史”和“都市生态学”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老爸，快跑

[韩] 金爱烂 著 许先哲 译

달려라, 아비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爸, 快跑/(韩)金爱烂著;许先哲译. 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2.8  
ISBN 978-7-5321-4514-0

I. ①老… II. ①金…②许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韩国-现代

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2674 号

**Run, Pappa, Run**

**Copyright © 2005 by Kim Ae-ran**

**All rights reserved.**

**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**

**by 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s Publishing House**

**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ngbi Publishers Inc.**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2-192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车皓楠

老爸, 快跑

(韩)金爱烂 著

许先哲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0×122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25,000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514-0/I · 3506 定价: 2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## 目 录

老爸，快跑·····	01
我去便利店·····	21
弹簧单高跷·····	47
她有睡不着的理由·····	69
永远的叙述人·····	91
爱的问候·····	113
是谁在海边肆意玩火·····	133
纸鱼·····	159
不敲门的家·····	183
后记·····	204

# 老爸，快跑



当我还是胎儿时，我的子宫长得比种子还小。来自体内的那小小黑暗让我害怕，所以我经常会哭。我是在说我很小的时候——也就是当我有着满身的褶皱和跳得飞快的小小心脏的时候。那时，我的身体还不懂得语言，所以我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。

不懂得语言的身体，像一封信一样寄到了这个世界——让我知道这个是我的妈妈。妈妈独自在一个半地下室里生下了我。时值盛夏，闪亮如纱的一束阳光直绷绷地照进屋内。当时，只穿着上衣在屋里挣扎的妈妈，因为没有可以去握的手，所以她握了把剪刀。窗外是过往行人来来往往的腿，每当妈妈萌生想死的冲动时，就会用剪刀不断扎向地板。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，妈妈并没有用那把剪刀剪断自己的呼吸，而是剪断了我的脐带。初到外面世界的我，因忽然听不到妈妈的心跳声，所以在一片静寂中还以为是自己聋了。

出生于世第一次见到的光正好是窗户那么大。于是，我懂得了光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。

当时我不记得爸爸在哪里。爸爸总是在某个地方，但那个地方并不是这儿。爸爸总是很晚才回来或者干脆不回来。妈妈和我听着彼此猛烈的心跳声，紧紧抱在一起。看着一丝不挂，神情凝重的我，妈妈，用她巨大的手反复抚摩着我的脸。我喜欢妈妈，却不懂得如何去表达，所以总是皱起眉头。我发现我越是堆起脸上的褶皱，妈妈就

笑得越多。当时我想，爱，也许并不是彼此一起笑，而是其中一方会变得可笑的事吧。

妈妈入睡了。我变孤单了。但是世界一片静谧，阳光就像分手的爱人寄来的彬彬有礼的信一般，依然躺在那边的地板上。彬彬有礼，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感到的不快。因为我没有裤兜，所以只是攥紧了拳头。

\*

每当我想象爸爸，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场景：那是爸爸朝着某处全力奔跑的身影。爸爸穿着粉红色夜光短裤，他有一双毛茸茸的小细腿。爸爸笔直地挺着腰板、抬腿举膝奔跑的身影，如同一个墨守成规的死脑筋官员的脸，让人感到颇为滑稽。我想象中的爸爸十几年如一日不停在奔跑，他的表情和姿势也是一成不变。爸爸涨红着脸，露出两排黄牙咧嘴傻笑，仿佛有人在爸爸的脸上搞恶作剧，贴上了不堪入目的涂鸦。

我想，不光是爸爸，所有在做运动的人都有些滑稽。正因为如此，每当在社区公园看到用肚子撞击松树做减肚皮运动的大叔，或看到拍掌散步的大婶时，我都会莫名其妙地感到难为情。但他们总是非常真挚又热忱，好像为了健康就得变得滑稽点才行似的。



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奔跑的情景。可对我而言，爸爸却是一个永远在奔跑的人。那可能是缘于妈妈在很久以前告诉我的故事而产生的幻想吧。第一次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妈妈正跨着洗衣板，劲道十足地搓着泡沫滚滚的衣物。因为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总在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，所以看起来像是正气在头上。

听说爸爸从来都不曾为妈妈跑过一次。在妈妈说分手的时候，说想你的时候，生下我的时候，爸爸都没有跑来。人们都说爸爸是个绅士，但妈妈认为爸爸是个傻瓜。如果妈妈只打算等到今天，爸爸永远都是第二天才到——他就是这种男人。爸爸虽然来晚了，却是以异常消瘦的模样出现在妈妈面前。而妈妈则经不起这迟到男人闪闪躲躲的眼神，说俏皮话打圆场——她就是这种女人。爸爸没有辩解，也没有说大话。他只是带着干燥的嘴唇和黑漆漆的脸“来了”。想来，也许爸爸是个害怕拒绝的人。因为感到对不住而不想来的人，因为感到对不住，弄出更对不住的状况的人。最后因为感到实在太对不住，因此决心，比起当一个无能的人，还不如当一个坏人的人。但我认为，爸爸这个人不至于善良到要决定当坏人。爸爸可能是一个明明自己做错还要让别人心怀愧疚的，真正的坏人。我至今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坏的是既可怜又可恨的人。但是，我却无法准确地判断爸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爸爸留下的只是几件事实而已。如果说事实最能说明一个人，那么爸爸分明是个坏人。如果不是，爸爸则是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。反正最重要的是，从来都是那么慢的爸爸

仅有一次在这个世上竭力奔跑过。那是爸爸为了赚钱而上京后没过几个月的时候。

到汉城以后，爸爸在一家家具厂找到了工作。现在想来，爸爸这样的人竟然为了赚钱而想到背井离乡，可能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。但爸爸当时只不过是因人潮都涌向那儿，所以随波逐流而已。期间，爸爸不间断地跟妈妈通了信。通常写得更频的是爸爸，因为妈妈正为爸爸一个人上京而赌气。直到有一天，妈妈找上了爸爸租的房子，她那是和关系一直不和的外公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的。妈妈仅凭信封上的地址，摸索着像迷宫一般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，找到了爸爸租住的小屋。她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也就只打算在那里借宿几天而已。可爸爸却另有打算。自打妈妈过来那天起，爸爸就开始不停地向她求爱。这情有可原，毕竟是一把欲血沸腾的年纪，和喜欢的姑娘住在同一屋檐下却一直都没能同床。爸爸的哀求、焦躁和虚张声势反复了好几天，这样一来妈妈也感到爸爸挺可怜，于是，那一天她想到：“一辈子承受这男人的重量也无妨”了吧。最后，妈妈答应了爸爸。但有个附加条件：此刻必须去买避孕药回来才能同床共枕。

爸爸的奔跑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爸爸从山顶贫民村的最顶端全力冲向市里的药局。爸爸像尿急般涨红着脸咧嘴大笑，一条狗被冲过来的爸爸吓得狂吠不止，惹得整个街坊都开始犬吠四起。爸爸不停地飞奔。满脸通红，飘扬着长发，越过阶梯，穿过黑暗，超越疾风。心急如焚的爸爸，被堆在路边的煤砖勾住脚跌倒了。然而，浑身

蒙上白灰的爸爸又马上站了起来，也不管现在奔跑的路此后会通向哪里，死命奔跑。

爸爸的一生，可曾跑得如此之快？每当我想象爸爸为了抱妈妈，一口气跑下整个山顶贫民村的场景，就想对那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听不见的爸爸大喊一声：

“爸爸，没想到你这么能跑呢？！”

听说爸爸那天因为急着奔回来，都没有仔细询问避孕药的服用方法。妈妈问满身都是白灰的爸爸应该吃几颗，爸爸挠着头说。

“好像是说两颗……。”

听说，在之后的几个月，妈妈一天不落地每日吞下两颗避孕药。而在那几个月期间，她一直感觉天空是黄茫茫的，干呕不断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后来妈妈咨询了药师，才把药量减为了一天一颗。就这样，在她敲碎水桶里结的冰块借着月光清洁下身，有时还会被冰凉的水惊到而忘记吃药的某天，妈妈怀孕了，爸爸见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脸色愈发苍白，就在当上爸爸的前一天，他走出了家门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
据说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，跑步都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。跑步是适当刺激心肺，由此可以提高心肺耐力的全身运动，由行走和跳跃的复合形态所组成。跑步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或超快的速度，而且有着不受场所和气候限制的优点。还有，跑步这个运动尤其需要

很强的耐力。至于别的就不大清楚了。只不过，一个离我而去的人，从离我而去的地方一直持久奔跑的那个理由，以及那股动力，我不知道如何去接受。

我决定相信，爸爸是为了跑步而离开家的。爸爸他既不是上了战场，也不是要娶别的女人，更不是去某国的沙漠埋输油管。只是他离开家的时候好像忘了带上手表而已。

我没有爸爸，但这只是他不在这儿的意思。爸爸一直在奔跑。我看到穿着粉红夜光短裤的爸爸刚刚穿过福冈，经过婆罗洲，跑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身影。我看到爸爸刚刚绕过了狮身人面像的左脚边，去了趟帝国大厦的第一百一十个洗手间，爬过伊比利亚半岛的瓜达拉玛山脉的身影。在一片漆黑中，我也能很清楚的分辨出爸爸的身影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夜光短裤总是在闪闪发亮。爸爸在奔跑。当然，没有人会为他喝彩。

\*

妈妈是用她的俏皮话把我拉扯大的。当我沉溺在忧郁中的时候，妈妈总是用她机智的两根手指轻轻地把我勾出来。那所谓机智有时候可是非常低俗，我问起爸爸的时候便是如此。对我而言，爸爸从来不是禁忌，只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事情，所以才没有

经常提及而已。尽管如此，有时妈妈还是会露出厌烦的神色。

妈妈问：“我已经跟你说了好多次爸爸的事了，懂不懂？”

我畏畏缩缩地回答：“我懂……”

这样一来，妈妈就酸溜溜地丢出一句“懂懂懂，懂个鸡巴捅洞洞！”然后，自顾自地开怀大笑。从此以后，我便认为“懂”是一件很淫秽的事。

妈妈留给我的最大遗产是，绝不会自怨自艾的心态。妈妈没有对我心怀愧疚，也没有可怜我。所以我很感激妈妈。我知道，当一个人问我“怎么样？”的时候，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。妈妈和我不是互相的救赎或理解，我们好比是彼此手上的站票，是互相的心安理得。

我问及性方面的问题时，妈妈每每都会答得很精彩。没有爸爸的我，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好奇。一次，我们看到因为交通事故瘸腿的大叔，我就问妈妈。“那位叔叔是怎么做房事呢？”

妈妈白了我一眼，没好气地回答：“难道用腿做啊？”

当我的胸部刚刚开始发育，妈妈对我表露的不是担忧，反倒是经常性的恶作剧。妈妈总是假装挽我的胳膊，偷偷用胳膊肘骚扰我的胸部。虽然这种时候我都会尖叫着逃跑，但我挺喜欢在胸部散开的那股淡淡的刺痛感。

这个世界上，了解妈妈魅力的除我以外只有一个人。那个人就是到死为止都跟妈妈不和的外公。我对外公的记忆寥寥可数。因为我没有爸爸，所以他从来不怎么搭理过我，还有，他平时到处揭妈妈的短，而且批得体无完肤——这些是我对他仅有的记忆。我对帅气的外公有好感，不过外公素来都没有疼过我，也没有教训过我。也许对外公来说我实在太小了，小到看不见。可是有一天，外公竟然跟我搭起话来，是熬了罂粟服用以后心情大好的时候。外公直直地盯着我，突然发问。

“你是谁的女儿？”

我大声回答说：“是赵紫玉的女儿！”

外公装作没听见，又问：“你是谁的女儿？”

我提高嗓门喊道：“是赵紫玉的女儿！”

外公像是耳聋了一般继续装蒜道：“啊？什么？你是谁的女儿？”

我兴冲冲地开始蹦蹦跳跳，使出吃奶的劲来大喊：“是赵紫玉！赵紫玉的女儿！”

在那童年的混凝土院子里，我感觉自己可以就这样永远地喊下去。到最后，外公才说。

“啊啊，你是紫玉的女儿啊？”

随后他露出郁郁寡欢的神色。而后，突然怒吼道：

“知道那丫头有多彪吗？”

外公唤我坐到自己跟前，一五一十地披露了妈妈小时候离经叛道的种种行径。我眨着大眼睛，认真聆听外公的话。外公说了好几

次妈妈的坏话，每次都必然会提及到，相比总是拼命抗逆的妈妈，温顺的大姨是个多好的女儿。

相反，妈妈对我说最多的话之一，就是“人啊，出身好，才会命好”。妈妈说，要不是自己跟外公吵架后离家出走，她的命就会跟现在变得完全不一样。这时候，我总是会跟坐在外公面前时一样，眨着眼皮，乖乖坐下倾听妈妈的诉苦。

先不管此后两个人如何恨对方，不管外公对独自生下孩子的妈妈如何冷嘲热讽，也撇开妈妈有多么埋怨让外婆洗二奶的内裤的外公，我认可外公的理由只有一个。那是因为，外公在去世前几天对妈妈扔下的一句话。

话说那天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“偶然路过”，却未免坐了太久，一直不停地挑着小毛病絮絮叨叨批评的外公，当他唠叨完妈妈的所有闲事以后，眼看再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了，就在妈妈的沉默前露出了难色。外公寻思了一下新话题，又拿起温顺的大姨跟妈妈做比较，开始了一番长篇大论。把所有坏话统统说完后，在依然沉默不语的妈妈面前，外公再次感到慌张，最后透过他那瘦小硬朗的后背，扔下一句话就消失了。

“只不过，如果要我选恋爱对象，我就会选小丫头，而不是大丫头。”

外公几天后就去世了。我认为外公是了解我妈妈的魅力，那小小秘密的人。现在外公去世了，就只剩我一个知道那个秘密了。

\*

妈妈是出租车司机。起初我以为，妈妈选择当出租车司机是为了走遍整个首尔的角落来监视我。某天我又推测，妈妈开出租车的真正理由或许是为了比爸爸跑得更快。我开始想象奔跑的爸爸和妈妈并排着你追我赶的身影。抱着十几年的怨气狠狠踩下油门的妈妈的表情，和被逮到住处的爸爸的表情，纷纷扰扰地在我的脑海中奔跑。也许对妈妈来说，与其说要逮住爸爸，不如说只要是比爸爸跑得更快就算是复仇了。

开出租车对妈妈来说是很辛苦的。微薄的薪酬，对女司机的不信任，醉客的调戏。但我还是总跟妈妈吵着要零花钱。因为我想，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，如果连孩子也提前懂事，善解人意的话，那么妈妈心里会更加难受。妈妈也没有因为感到抱歉而给我加零花钱。妈妈只会按我要的数目给，还不忘显摆说：

“你看！血汗钱都填到孩子屁眼里了，老娘天天跑活赚钱能不骂娘吗！”

那天我也在过一个很平常的一天。因为开着电视吃饭，在饭桌前被妈妈唠叨了几句，还得默默恭听妈妈昨晚跟顾客吵架的鸡婆事。



她说着说着激动地甩下勺子，吼道：“操他奶奶的，老娘真的是犯了那么大错误吗？”并征求我的同意。这时我得适当附和她一下，还得边踩上运动鞋，边跟妈妈解释说那一万元<sup>①</sup>要花在哪儿。在学校，我半趴在桌子上，呆呆地盯着班主任老师干咽口水时不断起伏的喉结。虽说是没有爸爸的孩子，但一天也过得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，或者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。问题是在回家后发生的。

妈妈黯然神伤地坐在房间中央。妈妈的手上拿着一封信，地板上落着一个被粗暴撕开的信封。那是以前妈妈用剪刀扎了又扎的地方。我看到信封上写的地址，明白了那是封航空信件。在无法解读的，却充满着不祥预感的来信前，妈妈露出一副郁闷的村姑般无助的神色。——她呆坐了多久呢？我把信抢了过来。“什么呀？”妈妈凝视着我的脸。信从头到尾都是用英文写的。我在妈妈面前尽量顾着自己的面子，断断续续地勉强分析了信中的内容。一开始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读了两三遍以后，才明白这封信正在给我们传达一个很重要的消息。“上面什么意思？”妈妈问道。我干咽了口唾沫回答：“信上说爸爸死了。”妈妈用最黯淡的脸色看着我。我想学妈妈在我露出那种神色时总会对我做的一般，说点很机智的俏皮话，却想不出什么适当的玩笑。

---

① 韩币汇率：一万元韩币折合人民币约 60 元。